

· 民国学术经典文库 ·



東方出版社

目 录

序	(1)
第一编 骈散未分时代之散文 (夏商周秦)	(1)
第一章 总论	(1)
第二章 为治化而文学时代之散文 (自夏商至春秋)	(4)
第一节 总论	(4)
第二节 夏代散文	(5)
第三节 殷代散文	(16)
第四节 周初散文	(20)
第三章 由治化时代而渐变为学术时代之散文 (春秋时代)	(25)
第一节 总论	(25)
第二节 学术大师孔老之散文	(25)
第三节 史传家左丘明之散文	(31)
第四章 为学术而文学时代之散文 (战国)	(41)

第一节 总论	(41)
第二节 阴阳家之散文	(47)
第三节 墨家墨子之散文	(51)
第四节 儒家孟荀之散文	(56)
第五节 道家庄周之散文	(64)
第六节 法家韩非之散文	(68)
第七节 名家公孙龙子之散文	(73)
第八节 杂家之散文	(76)
第九节 纵横家苏张之散文	(80)
第十节 钟鼎文学家之散文	(85)
第五章 反文化时代之散文(秦)	(89)
第一节 总论	(89)
第二节 反文学者李斯之散文	(91)
第二编 骈文渐成时代之散文(两汉三国)	(98)
第一章 总论	(98)
第二章 由学术时代而渐变为文学时代之散文(两汉)	(105)
第一节 总论	(105)
第二节 辞赋家之散文	(106)
第三节 经世家之散文	(114)
第四节 史学家之散文	(118)
第五节 经学家之散文	(126)
第六节 训诂派之散文	(137)
第七节 碑文家之散文	(142)
第三章 为文学而文学时代之散文(汉魏之际)	(147)
第一节 总论	(147)
第二节 三曹之散文	(149)

第三节 建安七子之散文	(156)
第四节 吴蜀之散文	(162)
第三编 骈文极盛时代之散文 (晋及南北朝)	(168)
第一章 总论	(168)
第二章 骈文极盛时代之散文	(169)
第一节 藻丽派之散文	(169)
第二节 帖学家之散文	(172)
第三节 自然派之散文	(178)
第四节 论难派之散文	(181)
第五节 写景派之散文	(191)
第四编 古文极盛时代之散文 (唐宋)	(197)
第一章 总论	(197)
第二章 古文极盛时代之散文	(199)
第一节 古文家先锋元结之散文	(199)
第二节 古文大家韩柳之散文	(203)
第三节 韩门难易两派之散文 (附孙樵)	(216)
第四节 矫枉派之散文	(226)
第五节 艰涩派之散文	(231)
第六节 浅易派之散文	(236)
第七节 晚唐五代之散文	(238)
第八节 宋古文六家之散文	(242)
第九节 道家学之散文	(258)
第十节 民族主义派之散文	(262)
第五编 以八股为文化时代之散文 (明清)	(278)
第一章 总论	(278)
第二章 以八股为文化时代之散文	(280)

第一节	明真复古派前后七子之散文	(280)
第二节	反七子派之散文	(287)
第三节	明独立派之散文	(296)
第四节	清代桐城派之散文	(301)
第五节	清维新以后之散文	(319)

第一编 骈散未分时代之散文

(夏商周秦)

第一章 总 论

骈文散文两名，至清而始盛，近年尤甚。求之于古，则唯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引周益公“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之言。自此以前则未之见也。夏敬观云：“骈文义本柳宗元骈四偈六一语，顾未以名文也。《说文》驾二马为骈，《庄子》骈拇与枝指对举，于义皆未美。大抵唐以后，韩柳之学大倡，承其流者各囿门户之私，务标异以示轩轾，治偶文辈又苟习庸滥，取便笺奏，不能求端往古，以尊其体，而骈义之非，遂无辩之者。李商隐且以四六诬其集，其颠尤甚。清李兆洛昌言复古，汇选汉六朝文树之圭臬而不悟立名之误。”（《制厂文稿序》）夏氏以骈文一名于义无当，是也。吾谓散文一名，尤为不通。《庄子·人间世》有散木一名，与文本相对。郭象曰：

“不在可用之数曰散木，可用之木为文木。”《荀子·劝学篇》有散儒一名，与法士相对。杨倞注“散谓不自检束，庄子以不材木为散木也。”夫无用之木为散木，无用之儒为散儒，则散文云者岂非无用之文邪？《说文》肉部“𩇛，杂肉也。”《说文》木部“𣎵，分离也。”散文与骈文相对，其本字当为𣎵，盖取离散之义，与骈合相反也。然文体而取义于离散何邪？故有正名者出，骈文散文二名，必在所当去矣。原散文一名，清之骈文家最喜用之，孔广森答朱沧湄书云：“六朝文无非骈体，但纵横开阖，一与散文同。”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云：“散文可踏空，骈文必征实。”至清末罗惇巽文学源流云：“文之既立，何殊骈散？西汉以前浑朴敦雅，骈不虑杂，散不病野。”又云：“西京钜子溯两司马，子长源出《左国》，俊宕其神；长卿系出《诗骚》，丽蜜其体。别其外貌，未能强同，要以材力冠绝，通宏相征，一为散体之家，一为骈文之祖。”又云：“周秦逮于汉初，骈散不分之代也。西汉衍乎东汉，骈散角出之代也。魏晋历六朝至唐，骈文极盛之代也。古文挺起于中唐，策论靡然于赵宋，散文兴而骈文蹶之代也。宋四六，骈文之余波也。元明二代，骈散并衰，而散力终胜于骈。明末迄乎国朝。（指清）骈散并兴，而骈势差强于散。”罗氏之言，皆以骈散对举。详其意蕴，盖散文亦不过古文之别名耳。而现代所用散文之名，则大抵与韵文对立，其领域则凡有韵之诗赋词曲，与有声律之骈文，皆不得入内；与昔之谊同古文，得包辞赋颂赞之类，其广狭不侔矣。

吾以谓骈散二名实不能成立，不如以尚丽藻者名为文家言，重质朴者名为质家言，或省之曰文言，曰质言。而文质二体之

中，又各分有韵文与无韵文二种。如此则比之六代文笔之分，与近代骈散之别，尤为辨章矣。吾今于本书所论之领域，则仍沿用近口散文之谊，而论文笔之骈散，则多用奇偶之谊，读者随文观之可也。

天地生物不能有奇而无偶，亦不能有偶而无奇。人之一身奇也，而二手二足则偶矣。手足之指各五，奇也，而二手二足合而为十，则偶矣。首奇也，而两耳两目，则偶矣；一鼻一口又奇矣。且鼻有二孔，则偶矣。且一奇与一偶相对，则有偶矣。推之植物之花叶，最为吾人之美观者，何莫非奇偶之相杂。易曰：“地之可观者莫如木”，以其花叶之奇偶相杂最显著也。李兆洛云：“天地之道阴阳而已。奇偶也，方圆也，皆是也。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相为用。道奇而物偶。气奇而形偶。神奇而识偶孔子曰：‘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又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相杂而迭用。文章之用，其尽于此乎？六经之文，班班具存。”（《骈体文钞序》）斯可见古人之文，原不能有奇而无偶，亦不能有偶而无奇；不能分其何篇为骈文，何篇为散文也。梁昭明太子《文选》序曰：“若夫姬公之籍，孔氏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裁，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此虽区周孔与诸子为二，实则夏商之文，与周孔之作，皆为治化而作，诸子之作皆为学术而作，皆非为文而作文也。惟其不为文而作文，故其书不以能文为宗，而以布治化鸣学术为主。夫然，故其文辞一任治化与

学术之驱遣，而或奇或偶，均发乎天籁之自然。故论文学史者，应以夏商至周秦为骈散文体未分之时代；而自夏商至春秋，则为为治化而文学时代；自春秋以至周秦诸子，则为学术而文学时代，而孔子则承上启下之大师也。

第二章 为治化而文学时代之散文

（自夏商至春秋）

第一节 总论

为文学史者，或多溯原上古，始自羲轩。吾则以谓文献无征，不如从略。孔子删书，断自唐虞，而《尧典》《皋陶谟》两篇，大书“粤若稽古”四字，则其文经孔氏删述，不得视为唐虞时代之文矣。故今之所述，始自有夏。

《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盖三代之盛，圣贤在位，其学问皆见诸治化，不尚空言，其史官睹其治化之迹，纪为实录，故其文莫非史也，其史莫非治化也。章学诚曰：“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夏商周三代之治化，于今可考者，莫尚于六艺。而六艺之中，莫要于《尚书》。陈石遗先生《石遗室论文》曰：“《尚书》为中国第一部古史，亦即中国第一部古文。以史学论。后世之天官书，律历志，本于《尧典》上半篇；职官志本于《尧典》之命官，舆服志，乐书，本于《皋陶谟》下半篇；（孔氏

分为《益禮篇》若地理志河渠書之本《禹貢》，本紀之本《堯典》，其尤顯著者矣。以文學論。曾湘鄉之雜抄，分記載告語著述詞賦四類。竊以為記載告語二類，為用最廣。《尚書》之典謨，則傳狀碑志所自昉《禹貢金縢顧命》，皆記事體。《召誥洛誥》，雖中多告語，而首尾實記事體。《顧命》惟韓昌黎曾學之。《金縢》則開后世紀事本末之體。奏議為下告上之言，本于《皋陶謨》，《洪範》，《無逸》，《召洛二誥》，而《皋陶謨》實開徐樂嚴安二列傳之體，徐嚴二傳只載上書一篇，別無他事。贈序為同輩相告語之言，始于回路之相贈，而實本君爽。蓋共處一地而贈言者。若鄭子家晉叔向之與書，則隔异地而相與言，亦其類也。序跋昉于《易十翼》，《書序》，《詩序》，《射義》，《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祭文昉于《武城》，《金縢》之祝詞。魯公之諫賁父，哀公之諫孔子，皆見于《檀弓》。而《周禮》大祝作六辭，六曰諫，則周初已有之矣。”觀此可知后代文体，皆原于六经，而《尚書》为尤备矣。非古人好为如此之文，故发明如此之文体也。实治化所有，故遂不得不有此等之文体耳。

第二节 夏代散文

孔子祖述尧舜；称尧之为君，“唯天为大，焕乎其有文章。”又称“巍巍乎舜禹之天下也，而不与焉。”尧舜治化之盛可知矣。惜《尧典》《皋陶谟》，非当代之文字，不能论列耳。至禹之治水，则治化益隆。林传甲云：“禹之治化，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汉唐之盛，其版图不过如是也。雍州球琳琅玕之产，实出于闕（自注注上译之说如此），故贡道浮于积石

焉（自注今青海地）。合黎若水，今为居延，南海黑水，今为澜沧（自注邹氏伯奇之说如此）。蒙古，青海，西域，卫，藏，缅，越诸地。皆禹迹所至也。李文贞按天度以计里，以蒲坂为枢，则《禹贡》荒服，东起辽东朝鲜，南至闽粤，西迄澜沧，北至克鲁伦河，为邹微君《禹贡》五服地图所本。纪晓岚讥文贞为闽人，不自外于禹域；则好为奇论，而不晓度数也，呜呼，槩槩大陆，禹甸如此其廓也，沿江海，达淮泗，禹不但以治河为事，且发明航海之学焉，三苗之伐，为汉族拓殖民地也。”（《中国文学史》）大禹治水之功，诸子百家所共称，必非无稽之谈。至当时版图如此之广者，盖古代对于国家之疆域，非如后世之固定；其所归化者，亦非如后世之统一。故古代之国字为“或”字。易曰：“或之者疑之也。”故引申之为或此或彼之或。明古代之国界，或大或小，或东或西，不如后世之确定也。禹贡版图，疑即禹治水所至各地部落，皆归化臣服者耳。自疑古者以大禹为虫，古无大禹其人之说出，而虞夏之世乃无文化之可言。于大禹治水之事，古代诸子百家所共称者，皆不足信，而独可取决数千年后一二人之私智矣。于《禹贡》一书，自西汉以前人皆信为夏书者，今乃为战国时人不经之书矣。斯学者所不当盲从者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古代治化之文，不外记事记言二科。夏代之文，记事之最工者，莫如《禹贡》；记言之工者，莫如《甘誓》。

禹 贡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载壑

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阮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乌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济南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滹、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济、漂，达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压丝。浮于汶，达于济。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底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崑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纁纁。浮于淮泗，达于河。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筱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羽旄，惟木，乌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荆及衡阳惟荊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旄齿革，惟金三品，柁榦栝柏，砺砥磬丹，惟篚箝楛。三邦底贡，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几组，九

江纳锡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洛漚洞，既入于河。荣波既猪。道河泽，被孟猪。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厥贡漆、采、缁、纁，厥篚纤纆，锡贡磬错。浮于洛。达于河。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夙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璆、铁、银、锡、砮，磬，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沔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乌鼠。原隰底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璆、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道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倾、朱圉、乌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道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道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嶓冢

道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岷山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道沅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荣；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荷，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道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道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澧。又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道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奥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铨，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甸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此实一篇记水之文，其文字于极参差不齐之中，寓有极整齐排偶之笔。如起云：“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奇笔也。结云：“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亦奇笔也。及篇中“作十有三岁乃同”等句，皆奇笔也。而每州之起则云：

冀 州

济河惟兖州。
海岱惟青州。
海岱及淮惟徐州。
淮海惟扬州。
荆及衡阳惟荆州。
荆河惟豫州。
华阳黑水惟梁州。
黑水西河惟雍州。

其每州之末则云：

夹右碣石，入于河。
浮于济漯，达于河。
浮于汶，达于济。
浮于淮泗，达于河。
浮于江海，达于淮泗。
浮于江沱，潜于汉，逾于洛，至于河。
浮于洛，达于河。
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

其每段中用厥字之排句者如云：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冀州
厥土黑坟，厥草惟藂，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
厥賦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

兖州

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贡盐纨，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絜丝。青州

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峯阳孤桐，泗滨浮磬，惟夷璆珠璠色，厥篚玄纁纁。徐州

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上下，厥賦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羽毛，旄惟木，鸟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扬州

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贡羽旄齿革，惟金三品，楛干栝柏，砺砥砮丹，惟酋篚苦，三邦底贡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玃组，九江纳锡大龟。荆州

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賦错上中，厥贡漆枲纨纁，厥篚纁纁锡贡磬错。豫州

厥土青黎，厥田惟上下，厥賦下中三错，厥贡锡铁饒银饒砮磬，熊罴狐狸织皮。梁州

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贡惟珠琳琅玕，雍州

凡若此类，可谓极参差，亦可谓极齐整；有奇句，亦有对句。倘古文家而选经也，固不可遗此篇；倘骈文家而选经也，亦不可遗此篇矣。此篇称禹，不称禹为帝，是在禹未为帝时，唐虞之史所记也，然则此篇其唐虞最古之文欤。《石遗室论文》曰：古人文字虽简质，然有骨必有肉，无单纯用骨者。《禹贡》为地理书，如今人之水道提纲，可矣。青州则曰“海物惟错”，曰“铅松怪石”，徐州则曰“惟土五色”，曰“羽畎夏翟，峯阳孤桐”，曰“泗滨浮磬，鯨珠暨鱼”；扬州曰“阳乌攸居”，曰“筱簜既敷”；曰“厥贡包匭柚锡贡”；荆州则曰“九江纳锡大龟”；雍州则曰“终南惇物，至于鸟鼠。”虽主贡品，然多不急之务，可以不宝远物者。但以前民用，以开民智，可资博物，不比伪托之《山海经》也。后世《水经注》一书，《桑经》只言水道，郦注则于湘水言“帆随湘传，望衡九面”；于沔水言“庞士元司马德操所居望衡对宇”；于河水言“过子夏石室”；皆不肯过于枯寂，亦其理也。

柱谓《禹贡》一篇，实后世一切地理书水道志之所本，而未有及其工丽者。惟《周礼》职方氏仿其文而变化之，虽不能谓相伯仲，庶几善继而善变者焉。今录之以相比较，且以见文章之源流焉。

周礼·职方氏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